



《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营造

厉泽萍, 卢 山, 陈 波

(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中国文学中所体现的“桃花源”思想源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 作为理想生活境界的代表而历代传承。《聊斋志异》作为“桃花源”思想的载体之一, 其中与“桃花源”意象植物有关的内容颇多。将小说中描写的现实环境中的植物、幻化世界中的植物景观、成精或仙化的植物以及人物名字中的植物进行总结分析, 从空间和意境两个方面总结“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方式, 窥探明末清初文人心中的“桃花源”形象, 为“桃花源”植物景物营造提供借鉴。

关键词: 《聊斋志异》; 桃花源; 植物景观; 营造

中图分类号: S68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0) 08-0442-06

Pla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of " Peach Blossom Spring" in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LI Zeping, LU Shan, CHEN Bo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 Peach Blossom Spring" thought in Chinese literature stems from the Tao Yuanming's *Peach Blossom Spring*, which was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deal life realm.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s a carrier of the ideals of " Peach Blossom Spring", among which there is a lot of content related to the intentional plants of " Peach Blossom Spr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lants in the real environment described in the novel, the plant landscape in the illusionized world, the plants in the refined or immortalized plants, and the plants in the names of the characters, from the space creation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 Peach Blossom Spring" plant landscap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 Peach Blossom Spring" plant landscape, and probes into the image of " Peach Blossom Spring" in the hearts of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 Peach Blossom Spring" pla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Peach Blossom Spring; plant landscape; construction

“桃花源”源于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对理想社会生活的描绘。在历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文人以“桃花源”为意象表达自身对超脱的生活模式的向往, 而这种“桃花源”意象是中国人不断将心中的景观理想

进行模式化、典型化的结果^[1-3]。蒲松龄所著的《聊斋志异》内容看似妄语鬼、怪、狐、妖的志怪故事, 实则多以社会现实为根基, 寄托着他对现实社会丑恶的强烈不满和对理想“桃花源”的热切向往^[4-5]。

收稿日期: 2019-09-05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3-26

基金项目: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项目(17050068-J)

作者简介: 厉泽萍(1995—), 女, 浙江杭州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 陈 波, E-mail: bochen2008@126.com

《聊斋志异》中有关植物的描写颇丰,作者用丰富的辞藻描绘理想的“桃花源”景观,其中包括了现实生活环境中的植物描写、由植物成精的花妖形象以及幻化世界中的植物景观。当前,许多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植物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邹学慧^[6]从花、花镜和花人入手,探析《聊斋志异》中“花”的价值与意蕴;王莉莉^[7]则从植物精怪的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和结局入手,探讨了植物精怪形象的意蕴;王芳^[8]从花妖的人物形象与花妖世界的成因两方面探讨花妖世界的文化意蕴;蔡文^[9]将《聊斋志异》中的植物分为实体植物与虚拟植物,从不同的维度分析植物的文化内涵;丁蕾^[10]以其中的《婴宁》篇为研究对象,从婴宁爱笑与爱花的特质中解读其在社会层面的思考与批判。综上,对于《聊斋志异》中的植物研究主要是通过植物本身的色彩或是植物精怪的行为去研究人物形象和性格,解读作者的审美追求和理想信念,从而探讨《聊斋志异》中植物的文化价值,而从园林艺术和植物欣赏方面还未有较为整饬和工谨的解读。本文将《聊斋志异》中的植物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明末清初文人描绘的“桃花源”景观营造方式。

一、《聊斋志异》中的“桃花源”意象植物

《聊斋志异》中有关植物的内容涉及园林植物景观营造,其中有众多人物是植物成精或仙化而来。本文研究的植物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现实环境中的植物,第二类是幻化世界中的植物,第三类是成精或仙化的植物,第四类是人物名字中的植物。

在《聊斋志异》中有关现实和幻化世界的环境描写体现了园林植物的应用,可反映“桃花源”景观意象中的植物应用情况,本文将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归入“桃花源”意象植物种类的统计分析,第三类和第四类植物虽未出现在园林应用相关的描写中,却可窥探出植物的“桃花源”文化,从而归入“桃花源”意象植物文化的统计分析。

(一)“桃花源”意象植物种类

将《聊斋志异》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进行汇总统计。书中29篇对相关植物的描写共涉及19种植物,其中桃树、荷花、竹子、柳树出现的频率较高,有6篇出现荷花,有5篇写到柳树,有4篇描写桃树和竹子,如表1所示。

表1 《聊斋志异》第一类和第二类植物统计

序号	植物	篇目
1	桃树(<i>Amygdalus persica</i>)	《苏仙》《刘姓》《粉蝶》《婴宁》
2	荷花(<i>Lotus flower</i>)	《荷花三娘子》《仙人岛》《晚霞》《乐仲》《寒月芙蕖》《阎罗》
3	竹子(<i>Phyllostachys viridis</i>)	《汤公》《驱怪》《粉蝶》《婴宁》
4	柳树(<i>Salix babylonica</i>)	《汤公》《褚生》《婴宁》《柳秀才》《西湖主》
5	菊花(<i>Dendranthema morifolium</i>)	《宦娘》《黄英》
6	牡丹(<i>Paeonia suffruticosa</i>)	《葛巾》《香玉》
7	梅花(<i>Armeniaca mume</i>)	《江城》《婴宁》
8	桂花(<i>Osmanthus fragrans</i>)	《白于玉》
9	山茶(<i>Camellia japonica</i>)	《香玉》
10	兰花(<i>Cymbidium goeringii</i>)	《陆押官》《瞳人语》《西湖主》
11	合欢树(<i>Albizia julibrissn</i>)	《王桂庵》
12	美人蕉(<i>Canna indica</i>)	《王桂庵》
13	榆树(<i>Ulmus pumila</i>)	《陈锡九》
14	芦苇(<i>Phragmites australis</i>)	《田子成》
15	杏树(<i>Armeniaca vulgaris</i>)	《粉蝶》《婴宁》
16	海棠(<i>Malus spectabilis</i>)	《婴宁》
17	木香花(<i>Rosa banksiae</i>)	《婴宁》
18	松树(<i>Pinus thunbergii</i>)	《罗刹海市》《粉蝶》《王者》
19	橘树(<i>Citrus reticulata</i>)	《橘树》

桃树主要是出现在田埂和庭院之中,例如《刘姓》中“苗勤,田畔多种桃,桃初实,子往攀摘”,桃树成为乡野桃花源中的代表性植物,桃花的种植能够营造生活无忧、风景如画的桃园仙境,桃花也象征着美好的生活。

莲花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采莲这一活动展现在“桃花源”景观中。例如,《荷花三娘子》中“苟述所往,即视堤边有短干莲花隐叶底,便采归,以蜡火熬其蒂,当得美妇,兼致修龄”,《仙人岛》中“于舱中携所采莲花一握,导与俱去”,足见当时文人士大夫对

于采莲插花的热爱。同时,荷花既可远观,也可近赏,《寒月芙蕖》中“亭故背湖水,每当六月时,荷花数十顷,一望无际”道出了成片的荷花需要远眺,可在远处设一亭子远观以体会那成片荷浪的壮观。而对单株的品鉴,则在于对花瓣和形态美的观赏。

竹子在园林景观中主要有两种种植方式,一种是片植,选择在殿宇或者庭院的入口处,可以起到分隔或遮挡外部空间的作用,如《汤公》中:“因指以路。公又趋之。俄见茂林修竹,殿宇华好。入,见螺髻庄严,金容满月;瓶浸杨柳,翠碧垂烟。”竹林掩映,不似墙体遮挡般太实,可依稀透入一些景致,从空间处理上达到先抑后扬的效果,创造幽静的环境氛围。第二种种植方式是丛植,在庭院内部,竹子常用作点缀空间,与桃树混栽,形成“竹外桃花三两枝”之意境。

柳树是滨水景观打造中运用最频繁的树种,为展示出柳树的独特魅力,常将其与不同的园林植物组合,再采用多种种植形式加上不同的构图方式营

造不同的空间氛围。《褚生》中“但见水肆梅亭,喧嗽不得入。过水关,则老柳之下,横一画桡,相将登舟”,柳树孤植于水边,再泊一画舫,诗情画意尽显其中,展现了极具观赏价值的古柳以孤植形式存在,展现岁月沉淀的美感。在门前则可柳树对植,引导视线、形成夹景。

(二)“桃花源”意象植物文化

《聊斋志异》中有关“桃花源”植物景观的展现,不仅仅依托于落英缤纷、桃花夹道的植物实景,同时借助了植物的文化内涵来创造独特的景观意境。《聊斋志异》中的植物,不再是大自然中纯粹的植物客体,植物的描写或作为结局的铺垫,或是主人公人格品性的反映,植物成为含蕴丰富的文化符号和人物的情感载体。本文对《聊斋志异》中的第三类和第四类植物进行汇总统计,得出其中主要植物的文化内涵以及植物景观的意境表达方式。在《聊斋志异》中有18篇出现有关成精或仙化的植物、人物名字中的植物,出现的植物有11种,如表2所示。

表2 《聊斋志异》第三类、第四类植物统计

序号	植物	篇目	人物	人物形象
1	柳树(<i>Salix babylonica</i>)	《细柳》	细柳	贤德能干
		《柳生》	柳生	占卜吉凶、不论贫贱
		《柳秀才》	柳神	忧民护民
		《织成》	柳生	富有文采
2	梅花(<i>Armeniaca mume</i>)	《梅女》	梅女	忠贞自爱、果敢刚正
		《邵士梅》	邵士梅	性情豪爽、轻财好义
		《小梅》	小梅	温淑秀美、不怒自威
		《青梅》	青梅	聪明、秀美、坚定
3	竹子(<i>Phyllostachys viridis</i>)	《竹青》	竹青	重情
		《鍾生》	竹君	忠义
4	菊花(<i>Dendranthema morifolium</i>)	《黄英》	黄英	不厌贫穷、性格豁达
		《黄英》	陶生	丰姿洒落、谈言骚雅
5	荷花(<i>Lotus flower</i>)	《莲香》	莲香	贤淑、秀丽
		《荷花三娘子》	荷花三娘子	纯洁、温婉
6	牡丹(<i>Paeonia suffruticosa</i>)	《葛巾》	葛巾	华贵雍容、爱的热烈
		《葛巾》	玉版	华丽美艳、爱的热烈
		《香玉》	香玉	热烈情深
7	凤仙(<i>Impatiens balsamina</i>)	《凤仙》	凤仙	美丽贤淑
8	八仙花(<i>Hydrangea macrophylla</i>)	《凤仙》	八仙	美丽
9	水仙(<i>Narcissus tazetta</i>)	《凤仙》	水仙	稳重温婉
10	菱角(<i>Trapa bispinosa</i>)	《菱角》	菱角	聪慧多情、天真纯洁
11	山茶(<i>Camellia japonica</i>)	《香玉》	降雪	孤芳高洁、淡雅冷静

在《聊斋志异》中有关柳树的人物出现很多,除了《细柳》篇中的女子,在《柳生》《柳秀才》《织成》中均以书生形象出现。不同于其他篇章中沉浸于男欢女爱,这些以书生面貌出现的人物形象更为丰富、高大;柳秀才以柳神幻化,忧民护民;《柳生》中的柳生

能占卜吉凶,帮助朋友避灾解难;《织成》中的柳生则富有文采。柳树的种植常常有两重含义:第一,宗教中柳树代表着消灾解难,柳神驱邪,安神护佑,视为吉祥的象征,柳树也被视为神灵之物;第二,柳姿翩翩,袅娜美丽,柳树是才情与美貌兼具的女子的象

征,同时君子植柳,情致雅韵,强调花木和人相似的高洁脱俗。

《聊斋志异》中人物的性情常常是与其名字中所带有的“梅”字呼应,《梅女》《邵士梅》《小梅》《青梅》中,梅女忠贞自爱、果敢刚正,邵士梅性情豪爽、轻财好义,小梅温淑秀美、不怒自威,青梅则是聪明、秀美、坚定。人们历来喜爱梅花的清淡神韵、刚毅精神、苍劲姿色和崇高品质,在园林的营造中会选择种植梅花,以梅为景,应时赏梅,诗文赞梅,成为古代文人的雅举,借以表达园主人清新脱俗的品格追求。

《竹青》《钟生》均出现了与竹有关的人物,竹青虽为女子,刚毅重情,竹君则忠义。文人爱竹,视其为聚刚、柔、忠、义于一身的形象,文人所追求的雅趣与竹子体现出来的各种气质契合,于是,一些有着隐逸情怀的文人便将自己的追求寄托于竹子。正因如此,竹子在营造园林意境中成为“比德”的重要题材。

《黄英》篇中黄英姐弟均是菊花幻化人形,黄英不厌贫穷,性格豁达,陶生则丰姿洒落、谈言骚雅。故事中的人物名字和性情的塑造与《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相联系,黄花便是菊花的代称,黄英即菊花。在陶渊明的笔下,菊花是文人心中远离尘念、避世隐居的精神寄托和表征,例如《饮酒》诗第五首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又如《饮酒》第七首“秋菊有佳色,裛露缀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正与黄英姐弟的性情一致。

荷花在《聊斋志异》中常用来烘托女子贤淑、温婉、秀丽的形象,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写道:“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香远益清,亭亭净直……诚花之君子也。”荷花不仅具有香清幽远、沁人心脾的芬芳和飘飘欲仙、亭亭玉立的姿态,还能够不受污浊的环境影响,始终保持自己的纯真本性,于是,文人雅士常用荷花自比清洁高雅、洁身自好。同时,荷花也是三教

共赏之物。佛教以淤泥秽土比喻现实世界中的生与死、痛苦与磨难所带来的烦恼,以荷花比喻清净佛性,佛教有步步生莲的传说,象征着走向清净解脱,在《聊斋志异》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带有浓厚的神圣意义。因此,园中植莲,既可营造清洁高雅、廉洁朴素的意境,也可营造清净解脱的神圣意境。

二、《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与意境

造园者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其审美追求也有所不同,在植物配置中,景观的风格和特色能够通过造园时山、水、植物及建筑等要素的组合来实现,其审美效果的差异也是通过每个造园者不同的追求而展现的。明末清初的文坛弥漫着对封建礼教、封建价值体系的批判,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是理想中的生活的根源,蒲松龄将《聊斋志异》中的植物赋予了明末清初之际文人崇尚感情和浪漫的精神内涵,其中有关植物意象的描写反映了文人心中对“桃花源”景观构建的追求,通过对《聊斋志异》中植物的统计分析,本文从空间和意境两个方面总结《聊斋志异》中的“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方式。

(一)“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

在蒲松龄的笔下,其“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中,运用植物同其它造园要素,创造出一个“入狭而得景广”的壶中天地,从而产生“世外桃源”的景观效果。“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主要有三个过程,即“开敞-闭合-打开”,如表3所示,这三个过程主要通过时间、空间、光线和声景的变化得以实现:在时间上,由复行数十步到豁然出现在眼前的变化引起人们时间感的变化;在空间上,由狭道通人到豁然开阔;在光线上,由仿佛若有光到豁然明亮;在声景上,则是在开敞处以旷远之声烘托,声源相对单一,闭合处声景减弱,至打开处,声景则来源于近处,丰富多样。

表3 “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

序号	过程	营造方法	常用植物	种植方式	典例
1	开敞	a 空间——大中见小 b 声景——远中简约	松	群植	星月已灿,芳草迷目,旷无逆旅……听松声谡谡,宵虫哀奏,……庭院宛然;一丽人坐石上,双鬟挑画烛,分侍左右。
2	闭合	a 光线——由明到暗 b 时间——重复延长	松、竹、柳	群植、列植	见一门北向,松竹掩蔼。
3	打开	a 空间——小中见大 b 光线——由暗到明 c 声景——静中多变	桃树、海棠、山茶、牡丹、菊花、兰花	孤植、丛植	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

“桃花源”植物景观空间的“开敞”是在一处空旷寂然的大环境中引出,从全局突出局部,大中见小,实现环境氛围的渲染。例如《粉蝶》篇中“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鸡犬无声”,以大环境中自然野趣的植物景观烘托淳朴脱俗的环境氛围,以大面积群植的植物来营造微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的声景,通过在大环境里极远的植物声音来营造极静的境界,声景远中简约,增加环境的纵深感。

“闭合”的效果则是通过充满野趣和自然式群植的植物景观实现,常以松竹桃夹道,形成内外空间的分隔,例如《驱怪》篇中“园构造颇佳胜,而竹树蒙翳”。

最后以植物营造出一个个小的景观空间单元对环境进行“打开”。“桃杏繁盛,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是外部进入内部的空间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空间变化来丰富景观体验。结合房屋、山石、亭廊、池水等分段配置不同的花木,用花木衬托掩映不同的景观构筑,以植物主题的变化展现内部空间序列的变化。例如《婴宁》篇中描绘的庭院景观:“从媪入,见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片片堕阶上;曲折而西,又启一关,豆棚架满庭中。肃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镜,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内,裊藉几榻,罔不洁泽。”先是“夹道红花”,随着园路转折,则以“豆棚架满庭中”,随着观赏者位置的变化,便能看到不同的植物景观,空间感觉由此得到丰富,达到“步移景异”的效果。同时,将不同种类植物有意组合,通过植物冠形、高低、色彩、叶形的变化,使观赏者感受到植物景观中空间、光线、声音以及气味的变化。

如《婴宁》篇中,婴宁生活的环境乱花飞舞,蜂飞蝶舞:“伶仃独步,无可问程,但望南山行去。约三十

余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绿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意是园亭,不敢遽入。回顾对户,有巨石滑洁,因据坐少憩。”从“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到“隐隐有小里落”,再到院内的美丽丰富的景象,通过空间上“大-小-大”的转折和色彩上由“简”到“繁”的变化引起了不同的感官体验。这与《桃花源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异曲同工。

(二)“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

《聊斋志异》中“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是借助植物自身的文化内涵,与造园主的人格观、审美观、宇宙观互相融合的过程。因此,植物景观的“意境”包括了文化内涵和形象表现,可反映天地自然和园主内心世界。

《聊斋志异》中的“桃花源”植物景观意境营造会选择一些与“桃花源”理想相匹配的植物,对于“桃花源”景观的表达,常运用富有文化内涵的植物营造,而“桃花源”隐世、和谐的意境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积累下来的,有其自身的构成结构,通过对《聊斋志异》以及“桃花源”中的植物内容与文化内涵的组合解读,植物的选择与文化内涵息息相关,其意境也是各种富有自身特征的个体经过有意的组合而形成的。

在“桃花源”景观中主要营造桃杏、莲花、菊花、梅花、松竹五种主题景观,打造春可观桃杏、夏可采莲花、秋可看菊花、东可赏梅花以及四季听松竹的植物景观,如表4所示。

表4 “桃花源”植物景观的意境营造

主题景观	主要植物	文化内涵	形象表现
春观桃杏	桃、杏、柳	生活无忧、美好的象征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夏采莲花	莲、柳	走向清净解脱之道的神圣意义	万朵莲花,悉变霞彩,障海如锦。
秋看菊花	菊花	远离尘念、避世隐居的象征	荒庭半亩皆菊畦,数椽之外无旷土。
冬赏梅花	梅	清新脱俗的品格追求	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
四季听松竹	松、竹	刚、柔、忠、义的隐逸情怀	见一门北向,松竹掩蔼。

在《聊斋志异》的“桃花源”植物景观中,“春观桃杏”的主题景观主要是通过香花植物的配置,运用香气和落花营造出了落英缤纷的空灵美感,在主园路两旁配置桃花、杏花,以竹子间隔其中,入口选择用桃花夹道打造主景,营造出世外桃源的景观氛围,拉开全园的景观序幕。桃树是乡野桃花源中的代表性植物,蕴含了对于生活无忧的向往。在《聊斋志异》中,女子居住的环境中,桃柳和桃杏是经典的景观组合,桃是美好的象征,柳树也是才情与美貌兼具的女

子的象征,《婴宁》篇中“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象征着婴宁美好的天性。

《聊斋志异》中,“夏采莲花”的主题景观主要是围绕水景来营造,为展现出圣洁的特征,其植物选择主要是莲花和柳树,莲花寓有走向清净解脱之道的神圣意义,常用来比喻清净佛性,柳树具有消除疾苦、安神护佑的吉祥象征,因此水景驳岸边及湿地上点缀垂柳,水中种植荷花,渲染出环境的情致雅韵和圣洁纯净。

“秋看菊花”的主题景观营造则是取意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远离尘念、避世隐居的象征。“冬赏梅花”是在庭院中孤植一棵梅花,园主人“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表达了清新脱俗的品格追求。“四季听松竹”则是在园林的外围用松竹搭配片植,形成山林野趣,如汤公按帝君指路所见,“茂林修竹,殿宇华好”。这与文人追求的超凡世外以及刚、柔、忠、义的隐逸情怀相一致。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分析《聊斋志异》对“桃花源”植物景观进行物化的景观塑造,将植物景观与人们需要的精神调剂相结合,从“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和意境营造两个方面总结“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方式。首先,“桃花源”景观的植物选择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营造具有人文哲理的植物意境,主要选择桃树、荷花、竹子、柳树等具有鲜明的宗教象征意义和世俗文化内涵的植物营造景观。其次,“桃花源”植物景观的空间营造主要有“开敞-闭合-打开”三个过程,并通过时间、空间、光线和声景的变化得以实现。最后,在“桃花源”景观中主要营造桃杏、松竹、菊花、梅花、荷花五种主题景观,打造春可观桃杏、夏可采莲花、秋可看菊花、冬可赏梅花以及四季听松竹的植物景观,并有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和意境表达。“桃花源”景观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由一个个文化符号进行有机的组合而构成,从人的心理、审美、社会因素出发,展现出一幅赏心悦目的自然画卷。

蒲松龄笔下的植物是从原始的自然植物到入化的植物,植物成为文化载体,并以此为依托,实现蒲松龄自身以及当时文人心中理想“桃花源”的外现。随着历史的发展,“桃花源”充满了独特的民族情感,

更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至今,对于生活在快节奏环境中的现代人来说依然是一剂精神良药。但如今“桃花源”景观的营造常陷入单纯复制《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景观空间模板的泥潭,缺乏对“桃花源”景观要素进行深入的梳理。“桃花源”景观的营造,不能只拘泥于它的内容,更不能刻意模仿其中的故事情节,把片段式的故事一一叠加,这样的景观缺少了文化内涵和使人沉浸思考的氛围,“桃花源”植物景观的营造应从其本源出发,窥探人们心中的“桃花源”形象,为“桃花源”植物景物景观营造提供更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Jenkins O H.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tourist destination imag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1): 1.
- [2] 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125-160.
- [3] 谢佳珍.诗意栖居与世外桃源的耦合研究[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8(4):34-46.
- [4] 程悦.古代文学中狐意象及其文化意蕴[D].太原:山西大学,2017:21-35.
- [5] 张海明.《聊斋志异》的宗教文化内涵[J].文化学刊,2018(11):55-57.
- [6] 邹学慧.《聊斋志异》花境人的文化意蕴解读[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3):70-74.
- [7] 王莉莉.《聊斋志异》中的植物精怪形象[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21(5):119-123.
- [8] 王芳.《聊斋志异》中花妖世界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20-31.
- [9] 蔡文.清代小说植物描写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3:5-32.
- [10] 丁蕾.对《聊斋志异·婴宁》中婴宁爱笑与爱花特质的深刻内蕴的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18(42):43.

(责任编辑:楼倚杉)